

左傳杜注辨證

左傳杜註辯證序

金壇段玉裁撰

左氏古學肇于劉歆漢書歆本傳載歆自其父伯恭公傳其學漢  
歆學未大也賈逵服虔始沿其緒于是有賈服氏學漢  
魏間兩學然大也賈逵服虔始沿其緒于是有賈服氏學漢  
猶然稱焉諸大業已後則服氏學行于河雒杜氏學  
學行于江少自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而服學遂寢  
杜氏本集傳中太守諸說弓率芟繁務簡欲期明而反  
晦緣事依倣復略古而自見後世言左氏者僅却元凱  
史長不知有賈服史舊屯劉光伯規杜衛冀陸難杜晉  
發明其義然元凱史疑誤豈惟長歷非訟規卷免礼可

議屯國翰顧炎或惠棟皆稱正而顧氏弟尋繹經文  
裁已已意定考刪廣披賈服舊注而亏此學一割又博  
采京相璠土墜名左百兩漢漢志及酈元水經注婺源  
江春修證其壘歷止譌訛其車法止謬極見精確近見  
程奭所左傳翼疏三十卷凡異亏杜氏皆悉詳錄止夷  
酉精密然卒未嘗審度是非持以公論也左氏有古文  
不可強解皆古文伏酉大讓酉據附酉不轉酉專一類  
有古義不可臆斷皆有麥麴否曰隸有凶鞠窮否曰隸  
專止渝據公止鞠一類有脫文不可遺漏皆施亏夷狄  
稱天子施亏諸嬰稱天王施亏京師稱王一類有古韻  
不可牽澤者如炙窺尾衡瀝而劣芊裔焉大國滅里將

匹芋匹苜韻一類得傅巖辯證一審旣博且精咸有根  
柢卽其亏璽里里學能據毛詩尙審訂溱水入江呂後  
猶得稱溱自元凱誤讀禹貢導溱節過三溱里亏大別  
南苜句遂沿誤千有餘季雖能發矇皆此辯證里功苜  
最鉅後里言左氏皆當推是編苜本翰鉅製云歲嘉慶  
癸午正月二十日

左傳杜註辨證自序

桐城張聰咸

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蓋其原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由是章句訓詁於古義爲備其書皆行於魏亂於晉而衰於隋絕於唐矣故隋書經籍志猶載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左氏傳條例九卷服虔左氏傳解詁三十卷自杜氏集解出而晉宋以下服杜遂并立國學此北史所以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左傳則杜元凱也然隋志猶謂其先通左氏者唯傳服義及於隋而杜氏盛行服無師說然杜旣行而劉炫衛冀陸周樂遜輩卽有規難發違諸作至於唐作正義復專成杜氏一家

之學而其時如權德輿及宋之晁公武又議其錯傳分  
經矣竊以爲杜解之乖於義者大端有四長厯非厯也  
挾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而鄭漁仲以爲杜氏  
通星厯則淺識矣論喪短喪也詳列於顧棟高杜注正  
譌表而是時博士殷暢猶爲強相證會則亂禮矣釋軍  
制則車法徒法不分釋田賦則上賦甸賦莫辨東吳惠  
氏棟始博採侍中太守之解誼京氏相璠之土地名證  
以秦漢子書爲補注六卷洵足以延不傳之緒其功爲  
鉅然子慎解傳厯用太極上元姜岌已駁其失惠雖未  
及詳亦終無以閒執信杜者之口惟婺源江氏永獨能  
據唐一行厯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正長厯之繆據

周禮鄭君車有卒伍注以辯軍制之譌予猶惜其說散見於經義中未有專帙也今參以末學之見更證之羣經諸子及漢志載子駿說之可證會者悉蒐輯之其辭繁而不殺誠欲使劉鄭賈服之古義今時猶得闕其緒餘亦知杜解多本之舊說而刪逸其精詳更易其義例轉不若韋叔嗣之注外傳猶存賈侍中唐尙書之舊也至訓詁之小誤地理之參差則有顧亭林補正江慎修考實與夫惠君之補注皆各詳其說馬一丈器之又廣援郡國志水經注以補松崖之未備然杜氏地理之大乖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僞書傳及後之言地學者皆沿其誤竟無有起而正之者此予之急欲明

辨也歲嘉慶己巳十一月二日錄於錢唐寓齋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

聚學軒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

隱公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杜注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

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𠂔魯作𠂔手文容或似之案說文𠂔部𠂔下云古

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郭忠恕汗簡史記魯世家

嘉天子命徐廣音義云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司馬

貞索隱曰魯字誤鄭氏註士冠禮云古文旅作臚則

知𠂔爲古文之魯古旅又別自爲臚許叔重蓋從今

文讀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野穀旅生章懷賢注今字書作稽音呂古字通案魯旁加禾蓋後人以

義爲之非是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尙少是以立爲天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卽位傳

賈侍中云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

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解詁

三十卷

鄭司農云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太子

經籍志梁

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撰

案司農之說是也如杜解則

惠公薨而隱公始奉桓公爲太子是魯有太子而無君隱公幾若贅旂矣正義徇杜謂賈鄭之說皆誤殊繆○傳文立卽古位字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

神位鄭注位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位古者立倚同  
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古文尙書堯典女  
耐暮龠龠舛立位亦爲立東晉諸儒於古文甚疏如  
此類可見

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  
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案公羊定十二年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  
百雉而城漢儒解經者率據此釋雉之義然堵數悉  
不相合詩毛傳古周禮說見此傳正義皆云一丈爲板五

板爲堵許叔重異義戴禮韓詩皆云八尺爲板五板

爲堵五堵爲雉

正義五誤爲一

據此則雉長四丈

何休註公羊云堵四

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

南面以受過也案何說與尚書傳周禮匠人皆不合

其云天子千雉伯七十雉鄭康成註儒行云環堵面

子男五十雉經無正文

一堵也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註檀弓上云板蓋廣二

尺長六尺詩鴻雁箋引公羊傳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據此則雉長三丈

周禮匠人鄭司農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曰高度

廣曰廣詩鴻雁正義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

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此依諸儒皆從公

毛傳一丈為板故疑五堵為雉為五丈諸儒皆從公

羊氏五堵為雉獨元凱曰為三堵曰雉正義引周禮

及左氏說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詩鴻雁箋誤

案周禮賈疏亦依公羊說據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

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三  
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雉皆爲丈之  
義此甚明晰據坊記鄭氏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  
丈爲雉其實度廣曰廣名皆得通故異義戴禮言雉  
言長四丈何休言雉二百尺惟鄭說爲長杜當依鄭  
云五堵爲雉

案大戴禮主言篇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蓋

取雉之義也惠氏半農易說曰雞棲于桀劣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丈

自鄭氏已不能定詩鴻雁正義引鄭駁異義曰古之  
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  
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  
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故度長三丈則雉長三

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矣

禮坊記鄭注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周禮典命賈疏引鄭又云鄭

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

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

之大其實鄭之六都過百雉矣尙書無佚傳

見周禮典命賈

疏今本在多方篇蓋時人

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

之國五里之城

見詩文王有聲正義今本誤五爲三

五十里之國三里

之城

今本誤三爲一

鄭氏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

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春秋傳曰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已推此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

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

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  
城爲近可尔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  
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鄭皆兩解咸案周禮典命上  
公侯伯子男其國家宮室各祗其命數鄭氏注國家  
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  
里宮方五百步此說其最通與賈公彥云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  
匠人有夏殷法故也匠人疏曰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  
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  
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  
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此以雉爲丈之證然鄭云

雉長三丈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據長三丈則九雉爲二十七丈周禮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筵則八丈一尺七筵則六丈三尺尙不及九雉之半則賈氏云雉長三丈爲三雉其近之與周禮封人置其綯司農注云綯蓄案詩歸縮版曰載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謂之縮誤當爲繩尔正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疑雉當爲束築板之繩也

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旣葬則緘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杜氏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



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贈昭  
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  
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  
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案杜氏短喪之議本欲苟合  
當時其漸至于誣經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詔  
議皇太子喪制唯預已爲古者  
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葬喪服諒闇  
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援此傳已爲既葬除  
服諒闇之證案晉書杜預傳載預謂鄉人段暢曰茲  
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  
籍爲之證據垂示將來觀此知釋經必在建議之後不可不辨顧氏亭林補正  
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是也

有蜚不爲災註蜚負蟄也

案漢志自劉歆已來說左氏者皆以爲負蟄子駿云

介蟲之孽子政云蜚色青近青眚也咸竊有三疑洪

範五行傳云蜚趙

越一作

之所生漢書五行志南越淫

風所生則魯不應有一疑也有則必為災如經書螟

蠹之類然傳云不為災二疑也有不為災而漢志已

為嚴公取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三疑

也案蜚有二解玉篇云獸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

海經又蜚蠊也

余正釋蟲蜚蠊蜚郭注蜚即負盤臭蟲邵氏晉通云說文作盧蜚當從之

蜚又名負盤廣雅云

負盤蠊也一名蠊蜚而舍人李

巡皆云蜚蠊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

傳註多作負蠊己余正有草蟲負蠊故相涉誤耳邵

氏曰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蠊也是蜚亦有負蠊之

也名山海經東次四經又東二百里曰大山有獸焉其

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

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鳩厲萬物斯

懼思爾魯竟在大山之側蜚兒而不爲災爾經故不

書然先儒相沿已爲負盤幾不可復正顏師古註漢

志駁劉子政已爲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不知

向所據者正南越之蟲春秋經傳所書者則大山之

獸邵氏晉涵卽據之已爲正義疏矣

二年經莒人入向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此本漢志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註引地道記與杜

說同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古向城在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案宣二年公伐

莒取向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顧氏

亭林補正云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已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此說最善

三年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

案禮雜記鄭氏註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正義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已尊不出其國據此則赴書自稱卒不稱薨矣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卒卒者卒終也是

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曰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杜氏已爲赴稱薨而史改稱卒則尤誤

蘋蘩蕕藻之菜註蘋大萍也蘩皤蒿蕕藻聚藻也

蘋說文作蘋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傳作蘋蘩蕕藻

今本

或書蘋爲蕕誤也

玉篇蕕下云於粉切藏也積也聚也蓄也

又菜也蕕與諸物并當從菜杜氏以蕕有聚義又詩

毛傳曰藻爲聚藻遂牽合之耳顧亭林據毛晃曰蒹  
爲水草近是

潢汙行潦之水註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服子慎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  
之水是也正義從之

鄭伯之車僨于濟註旣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禮大學鄭氏註僨猶覆敗也引此傳爲證僨或爲犇

案漢書韓王信傳云伍子胥所已僨於吳世

史記作  
僨於吳

張晏曰僨僵仆也如瀉註匈奴傳高誘註呂覽皆同

蓋鄭伯之車覆敗而仆於濟也不必因風而仆杜氏

創爲此論何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註言舉國之賦調

論語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曰兵從也案孔安國註論語曰賦兵賦惠氏亦主是說

五年經考仲子之宮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

案漢書翼奉傳云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曰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蓋考宮釁祭之後始舉祀禮杜氏徑曰爲考宮卽

祭仲子終不如服說之確正義駁之何也

後漢孝桓帝紀論曰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章懷賢注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引此傳為證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

風

此本高誘淮南原道訓註案服子慎以為八卦之風

高誘注呂覽亦云入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呂覽作厲風淮南地形訓作麗

風乾氣所生非也坎音革其風廣莫呂覽作寒風皆作寒風

艮音匏其風融易緯通卦驗作調風淮南白虎通作

震音竹其風明庶呂覽作南地形訓作景巽音木其風清明

呂覽作惠風地形訓作景離音絲其風景呂覽作巨風注曰巽氣所生誤也

南地形訓一曰凱風又淮坤音土其風涼呂覽作淒風兌

南原道訓云離卦之風也



音金其風閭闔

淮南地形訓作颶風

昭二十年賈侍中註八風

與服同惟與樂緯不合服坎音革緯坎樂用管服艮  
音匏緯艮樂用埴服震音竹緯震樂用鼓服巽音木  
緯巽樂用笙服坤音土緯坤樂用磬服乾音石緯乾  
樂用祝敵然高誘註淮南韋昭註國語皆取服說緯  
說未詳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  
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  
本國所近之宜許田近許之田

漢志鄭伯以邠將易許田師古曰鄭祀泰山之邑也

音彼命反與祊異讀

釋文祊必彭反

許田詩閼宮居常與許

是也毛傳許魯西鄙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

劉光伯規杜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國始名爲許惜

未以閼宮傳箋正之耳故正義斥其無所馮也詩閼宮正

義云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祔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

先配而後祖註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

圍稱告莊其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

後祖

案士昏禮昏義無娶妻告廟之制楚公子圍蓋因告

聘而及之不得援爲證也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

者示不必安也禮曲禮上齊戒以告鬼神鄭註昏禮

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

曰齊戒謂嫁女之家受于六禮并在于廟布席告先祖也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并自齊戒潔已但在寢不在廟也此甚明晰曾子問正義引此傳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咸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然則未成婦則不得言配賈說之以祖爲廟見是也

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

賈服註季文子如宋

正義駁云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待三月蓋誤

以成昏爲配也先配而後祖謂先爲成婦之禮如老

于房中舅姑醴婦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之禮皆在

廟見後今陳鍼子送女而譏其不爲夫婦疑鄭忽以

饗送者之禮而後廟見也○鄭司農云配爲同牢食

待鍼子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正義

并待中康成三說皆駁其失亦云公子圍告廟者專

權自由耳非正也然則孔沖遠已心知杜氏之非矣

諸侯以字爲諡句因以爲族註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

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

案諡蓋氏字之誤鄭駁異義引傳作諸侯以字爲氏

故服氏註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

季是也庶氏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

也皆就氏解無一語及謚正義惟反覆破其說孔冲遠爲

禮記大傳正義云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而竟不知杜氏所據蓋誤本此仍襲取服說何也

也劉光伯規杜云已謚爲族全無一人甚是惜未以

異義正之故正義雜取衛齊惡宋戴惡之類以矯其

說而傳之舊文愈晦矣

顧亭林補正據陸氏云今作謚者傳寫誤也

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貍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註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

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

詩何人斯篇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

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  
沖遠引此傳云貊卽豕也并言詛而俱用三故知三  
物豕犬雞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并用以三  
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則鄭伯  
使卒出貊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  
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  
一貊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  
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百人卽得用貊  
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  
於卒自爲等級耳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  
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案哀十五年左右傳說

衛大子蒯瞶與伯姬輿貳以盟孔悝者時大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杜註未晰故取詩正義辨之

桓公

二年傳是以清廟茅屋註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案詩清廟正義引賈侍中註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潁容春秋釋例同杜所自出詩鄭箋清廟者祭有清  
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  
孔沖遠云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注云古之清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

其上的不忘故也惠氏定宇明堂大道錄云案清廟茅屋以下皆紀明堂之制度及祭祀朝覲之車服也杜註孔疏皆不能詳失古義矣咸以爲明堂配天之祭故清廟謂之清明堂謂之明蓋清明象天也鄭賈穎服之說皆未善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嚮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壁廡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大戴禮明堂篇云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是也

大路越席註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馬融註論語曰殷車曰大輅引傳作大輅正義據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案高誘註淮南云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則亦以大路爲木路正義不審反斥劉光伯規杜之妄不知杜氏皆望文生義觀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二註皆云金路襄十九年二十四年註則又以大路爲天子所賜車之總名可知杜氏無定識矣

紃註纓從下而上者

周禮弁師朱紃鄭司農云紃一條屬兩端于武士冠

禮緇布冠組纓屬于缺皮弁爵弁笄緇組紘纁邊鄭  
註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註雜記云  
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此最明  
晰杜以纓釋紘則相紊矣韋昭註國語云紘纓之無  
綏者也從下而上不結亦未善詩瞻卬正義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藻率鞞鞞註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  
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周禮典瑞纁藉五采鄭司農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  
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纁讀爲藻率之纁杜說  
本此然鄭氏不以藻率爲一物也禮經皆云藻藉不  
言藻率服子慎云藻爲畫藻率爲刷巾禮有刷中率

卽古帥字聘禮鄭氏註古文帥皆作率說文帥下云  
佩巾也帥或从兌故詩野有死麕鄭箋禮記曲禮上  
內則皆云悅佩巾也咸案率通于律白虎通云律之  
言率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爾  
雅釋器云不律謂之筆率蓋律之假借字也

釋文率音律張

參五經文字同

內則右佩管遶鄭氏註管筆彊也遶刀鞞也

率當筆彊中物鞞卽遶也詩鞞琫容刀毛傳下曰鞞  
上曰琫又鞞琫有琕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  
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珣琕諸侯璚琫而璚琕大  
夫鏐琫而鏐琕士琕琫而琕琕案琕卽琫字說文有  
琫無琕

廣韻亦無琕字

玉篇琕必孔反刀下飾亦作琫其證

也

此云刀下飾則沿杜之謬

詩正義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

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

可名故曰上曰琫引傳鞞作琫

詩瞻彼洛矣釋文琫字又作鞞必孔反佩

刀鞘上飾

杜註藻率鞞琫皆誤正義曲爲之辨然適以彰

其過也

鞞厲註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此本服氏註服又用詩毛傳也案上文已舉帶裳幅

寫此句自不應以鞞厲爲帶景伯子慎皆誤杜不能

正其失而強分上帶爲革帶則更無據詩都人士鄭

箋云而厲如鞞厲也鞞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

正義云傳作鞞厲鄭註鞞裂厲裂義同也內則云男鞞革女鞞絲鄭注鞞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

有緣飾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  
孺字雖今異義實同也疏云詭厲是鞶囊裂帛之飾  
周禮巾車賈疏曰易之鞶謂鞶囊卽內則云男鞶  
革是也士昏禮鄭注鞶鞶囊也所以盛悅巾之屬此  
以鞶爲鞶囊厲爲裂帛之飾得之孔沖遠徑以內則  
鞶革鞶絲與縈裘皆爲帶駁鄭之說則誣甚矣可置  
之不議

鸞和註鸞在鑣和在衡

此沿服虔之誤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  
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  
節也禮記經解鄭氏註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  
式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與戴禮  
同故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鄭氏註舒疾

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

東京賦云鑾聲噦噦西京賦云

大路鳴鑾李善兩引鄭註皆與此同

案後漢書劉昭補註引蓼蕭詩魯

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引白虎通曰鸞者在

衡和者在軾與戴禮韓詩皆同後漢書輿服志云鸞

雀立衡又云龍首鸞衡此皆乘車鸞在衡和在軾之

證故詩駟鐵鄭箋云置鸞於鑣異于乘車也後漢書

補註引許叔重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轡

車鸞鑣知非衡也

說文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入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據此則鸞皆

在鑣然與鸞輅奚別也叔重說亦未確

詩蓼蕭毛傳云在鑣曰鸞

案蓼蕭序

曰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人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周禮巾車木路以用以封藩國鄭注

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藩服則毛傳言在鑣曰鸞則正周禮所云木路與駟鐵用轡車以用相合鄭箋以

爲天子之車飾則鸞路矣故不從毛傳詩商頌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

則入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

牡其鸞鵠鵠然聲和此皆合蕃服鎮服夷服諸侯而

言所乘蓋木路也與駟鐵轡車相等周禮巾車所云

木路以田以封藩國是也詩正義以金飾錯衡爲金路故不得其解司馬

相如上林賦云鳴玉鸞郭璞曰在軌曰鸞此以和爲

鸞之誤按軌式前也和在式前傳玄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漢書

五行志顏師古註和鈴也以金爲之施于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焉施于鑣上

動皆有聲以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賢註皆誤以田爲舒疾之節

車釋鸞路矣今咸正之曰木路革路之鸞在鑣詩駟

鐵轡車鸞鑣是也玉路金路象路之鸞在衡禮月令

乘鸞路是也故離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鸞鳥也  
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惟高誘註呂覽云鸞  
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  
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惟此論可以破兩漢諸儒之惑  
案異義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  
惜鄭不據月令駁之也周禮大馭賈疏曰案秦詩云  
轄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  
以田車鸞在鑣乘馬鸞在衡按毛傳無鸞在衡之說  
豈今本有脫簡抑賈公彥意必之說與鄭司農注保  
氏五馭鳴和鸞疏亦云和在式鸞在衡崔豹古今註  
五輅衡上金雀  
口銜鈴未嘶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註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詩祈父正義曰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  
不聽三十一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



怒民因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  
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史記  
趙世家正義據括地志以爲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  
北九十里非也案後漢書志界休有千畝聚劉昭補  
注引傳曰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更爲謬妄晉與誰  
氏爲千畝之戰經傳無文誤解傳義不獨沿杜之誤  
也故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  
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

三年經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註申約言以相命而不畝  
血也

案學記云大信不約鄭氏註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

鄭說是也杜云申約言則與傳言不盟相戾矣

五年傳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註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承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江氏慎修曰此與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皆失之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巫臣之偏引司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爲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鄭注車亦有  
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  
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伍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  
居前以百二十五秉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  
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閒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  
誤矣咸案杜氏釋車戰之法每雜車法徒法爲一故  
其說終迂迴而不可通能抉其繆者自江氏始也麗  
通古連字鄭氏註聘禮云古文麗爲連魚麗蓋取其  
如魚連屬之義也漢書陳湯傳夾門魚鱗陳師古曰  
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麗又與離通哀二十五年公

爲支離之卒杜註支離陳名蓋亦相接次之義也  
旛動而鼓註旛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  
爲號令

旛說文从𠂔會聲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  
也引傳曰旛動而鼓詩曰其旛如林賈侍中解此傳  
亦以旛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作飛石正義非  
不知是說而反引周禮司常通帛爲旛作爲旛曲狗  
杜說是直亂經者咸案三國志魏書云太祖乃爲發  
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裴松之註引魏  
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  
石也於是作發石車司馬相如子虛賦云礮石相擊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鄭註周禮職金云作槍雷椎棹之屬疑雷卽檐此皆檐爲發石之證

龍見而雩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遠爲百穀祈膏雨

後漢書志補註引服虔注傳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杜本服說案周禮司巫鄭氏註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說文雩下云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或从羽雲作

琴羽舞也據龍見在四月則服說是月令記於仲夏  
蓋卽鄭志答趙商所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多  
錯雜不與經同故鄭註月令自爲兩解潁子嚴以龍  
見卽五月宜爲元凱所駁矣據昭二十九年五行之  
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則鄭說  
是魯用天子之禮樂或可夏祭赤帝也服氏以爲夏  
祭天名則非據雩又作琴則雩蓋祈雨祭之舞名故  
周禮舞師有旱暵之事鄭注謂雩也許叔重以爲夏  
祭樂甚善服杜皆以雩之言遠鄭氏禮注及王充論  
衡皆以雩之言吁各以義解耳

六年傳嘉栗旨酒注嘉善也栗謹敬也

詩生民實穎實栗毛傳栗其實栗然鄭箋栗成就也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服說是

親其九族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詩葛藟正義引異義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

一族杜所自出然漢時俗說也故鄭駁異義云異姓

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

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

大戴禮保傳篇云三族輔之盧辯註父族

母族

案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爾雅

釋親云內宗曰族母妻之族為黨此異姓不為族之

明證故尚書孔傳鄭氏註詩葛藟毛傳常棣行葦鄭

箋皆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

白虎通云

族者族也聚也上顧君亭林辨九族最詳見日知錄

五經同異

正義引尚書歐陽說與詩正義同委曲徇杜茂視古學謬妄殊甚

接以大牢註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此與內則文同鄭氏註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



使補虛強氣也案記云接子擇日蓋爲子接母與傳義正同杜解非是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註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旣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杜解次句太曲故孔冲遠別之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案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

云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咸謂以名屬上讀亦非是  
當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句終將諱之

十二年傳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註句瀆之丘卽穀  
丘也

經作盟于穀丘註穀丘宋地案句瀆

釋文音豆

亦作句竇

史記作笙瀆賈侍中云魯地句竇莊九年殺子糾于  
生竇是也司馬貞索隱曰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笙  
聲相近莘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  
字異故諸文不同爾杜註莊九年傳生竇魯地一地  
而分屬二國殊繆漢志濟陰郡句陽應劭曰左氏傳  
句瀆之丘也後漢書孝桓帝紀八月濟陰言黃龍見

句陽章懷賢註縣名屬濟陰郡引傳曰盟于句瀆之  
丘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又案史  
記齊世家莊公卽位執大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故  
知傳言句瀆史記句竇或言笙瀆論語言溝瀆確爲  
一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終沿杜之誤而不能  
詳攷其地乃云曹縣北三十里爲宋穀丘地又曹縣  
東北三十里爲魯生竇地據此則析爲二地矣及其  
爲春秋輿圖則又云宋穀丘在曹縣東北三十里不  
列生竇所在何地及其爲都邑表於宋列穀丘據方  
輿紀要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於魯列  
生竇云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濮水所逕爲

齊魯交界不知酈道元水經註已云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顧君於地學甚疎考古者當勿爲所誤也

使伯嘉謀之註謀伺也

周禮環人云巡邦國搏謀賊鄭氏註謀賊反閒爲國賊說文云軍中反閒也杜註未善

十四年經御廩災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此本劉歆說漢書五行志載諸儒說此傳者三家子駿其一也惟劉向以爲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案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倉

鄭氏註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爲神倉神倉當卽御廩帝籍鄭註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是也二劉說皆未當○洪适隸釋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御御篆廩廩古文吳災古文傳曹人致餼註熟曰饗生曰餼

聘禮賈公彥疏云主國歸饗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爲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案服注餼死半牽生牢詩序

云雖有牲牢饗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  
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望文爲義故註不同然則  
餼爲生爲腥經無正文案說文米部氣下云饋客芻  
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又槩下云  
氣或从旣又餼下云氣或从食則餼其爲芻米與  
十六年經冬城向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  
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  
書之耳推按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  
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  
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厯數同也

劉光伯據周語曰辰星見而雨畢

韋昭注建戌之天  
初寒露節也

根見而水涸

注寒露之後十日

駟見而隕霜

注建戌之中

火見而

清風戒寒

注霜降之後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注火見之

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

功其始

案考工記與人賈疏云東壁一名營室一名水春秋傳云水昏正而裁一名定定之方中

是先儒以為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

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星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

九月末天根謂氐星也火見自是建亥之月又春秋

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

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

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

之月得城向者非也咸案詩鄭箋定星昏中而正于  
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  
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定之方中小雪時  
則在周十二月矣故韋昭註周語云定謂之營室謂  
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卽據  
杜氏以爲月卻節前則時未小雪定星何由昏正卽  
以爲定未昏正可以興功則顯與夏令詩言相戾矣  
傳猶書時何邪劉氏規過誠不易之論正義猶曲爲  
杜諱然愈諱而愈繆矣

十七年傳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註日官天子掌厯者  
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厯



數

周禮大史賈疏曰服虔註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鄭氏註大史日官也舉此傳爲證云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鄭說是服云卿居其官杜云位從卿皆無所據賈疏以爲服君之義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詢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亦同此意必之說不足據也

莊公

元年傳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註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卽位之

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詩南山鄭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正義曰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夫人孫於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於齊耳其實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來

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來而復去非  
先在齊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  
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  
年乃歸也據此已知杜氏之謬而於此傳復佐成其  
說蓋疏家意在隨人故卒無定論

二年經公子慶父註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莊二十七年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  
莊公之母弟也史記魯世家云莊公有三弟長曰慶  
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杜氏釋例以爲計其年歲未  
能統軍徑詆公羊之妄不知杜更何據而指爲莊之  
庶兄也釋例以慶父之氏曰孟爲明證不省八年傳

又稱仲慶父何謂孔冲遠云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  
經稱仲孫杜無明釋然則正義亦心知其未確矣劉  
光伯以爲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此又爲杜氏足  
其說皆臆斷也闕疑爲善案曲禮上正義曰襄五年  
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  
鄭注論語云慶父稱死時人爲之諱故稱孟氏  
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註尸陳也荆亦  
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  
於此參用戟爲陳

子雲所紀蓋漢時語非古法也周禮考工記冶氏賈  
疏引此傳註云子句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  
子或謂之鑣吳楊之間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間其大

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案攷工記冶氏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氏註戈句子戟  
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內謂胡以內接柅者也  
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下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  
不疾是故句倨外博鄭氏註戈句兵也主于胡也博  
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  
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然則子蓋戈也  
所以別於戟故冶氏又云戟廣寸有半寸此正子與  
戟異之證鄭氏以漢法擬之故云戈今句子戟戟今  
三鋒戟亦非以子爲戟也卽景純註方言亦以戟謂

之子取名於鉤子也鉤子鏐胡卽今雞鳴句子戟也

張平子東京賦云立戈迤憂薛綜註戈句子戟與此

正同杜征南獨未考與

按賈疏引註與方言作鏐伐作戈曼作鏐鉤

子作鉤釘○禮曲禮上正義云戈鉤子戟也如戟而

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并

除道梁澁註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元和郡縣志澁水在隨縣西四十里引此傳證之案

水經註云澁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

顧氏棟高云澁水出湖廣

德安府隨州西北黃山東南流注於潁

傳言營軍臨隨則梁澁當在隨

縣界內無緣反在厥縣澁水之上流而成梁也酈元

所言蓋在下澁元和志云唐城縣本漢隨縣地梁于

此置下澁戍後沒魏改爲下澁鎮澁之入湏水當去

此不遠也

案許叔重云湏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據元和志棗陽縣本漢之蔡陽則在隨州

之西顧氏棟高云湏水出隨州西大洪山東南流逕德安府治安陸縣西謂之清水杜君釋例

易澁爲滌

節例切

以爲從厥縣西東南至隨縣入湏水

讀從滌音非是滌俗音也案澁徐鉉說文側駕切字林莊加反玉篇側駕千何二切周禮職方氏釋文云澁音詐左傳音同從高貴公讀如滌則失古音且易經字矣○鄭司農註職方氏引傳如字惟許叔重引作修涂梁澁古本或異也

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註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孔冲遠云案說文保从人桀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  
古文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咸按魏  
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寶作𠄎與𠄎形似當是𠄎字傳  
寫之譌石經大寶龜作穴𠄎龜高誘註淮南云保猶  
葆也寶也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  
保史記樂書寶龜又作𠄎龜索隱曰葆與寶同然則  
俘當爲保保古寶字也獲寶物亦得稱俘周書世俘  
解云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此明證也經卽爲俘  
於古義得通猶言歸其所俘之寶物耳不爲繆誤  
八年經甲午治兵註治兵於廟習號令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註曰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



兵革將出故曰治兵案鄭駁五經異義云周司馬職仲夏教茆舍仲秋教治兵其下曰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也又曲禮下云外事以剛日鄭氏註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引傳曰甲午祠兵此公羊經文案鄭駁異義以公羊治誤爲祠則所引蓋亦以祠爲治也鄭說長傳言治兵於廟沈氏以爲告廟得之

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註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史記齊世家雍廩作雍林司馬貞索隱曰亦有本作雍廩賈逵曰渠丘大夫左傳雍廩殺無知蓋以雍廩

爲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渠丘邑名  
雍廩爲渠丘大夫也咸以爲賈杜二說皆誤司馬氏  
之語甚當蓋雍廩有殺無知者其人微末由知也故  
從其地經書齊人是也雍廩蓋地名故史記作游於  
雍林

九年傳公喪戎路傳乘而歸註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案鄭氏註少儀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  
貳戎獵之副曰佐卽取是傳爲證然則傳乘蓋佐車  
矣正義引作公喪戎路佐車授綏誤也

乃殺子糾于生竇註生竇魯地

此蓋齊魯之間地卽桓十二年傳盟于句瀆之丘是

十年傳蒙皋比而先犯之註皋比虎皮

此沿服氏之誤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鄭氏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威也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虎皮與橐非卽一物虎皮以包干戈橐以衣兵甲也服逸經文將帥二句以虎皮卽爲橐據之以釋此

鄭註檀弓下云橐甲衣也註少儀云橐弢衣也韋昭註國語曰橐弢也案周禮

考工記鞀人爲皋鼓鄭司農註引鼓人以鞀鼓鼓役  
事鞀作皋縣詩又作鞀詩鼓鐘正義曰鞀卽皋也古  
今字異耳建囊之囊下從木鄭司農註鞀人皋陶爲

鼓木冒鼓謂蒙鼓以革然則冒革干木之謂皋也故  
橐下從木蒙鼓則以鼓爲聲故磬從鼓函人爲甲云  
橐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橐中也引傳云橐  
甲而見子南橐蓋冒革於木爲甲衣也咸謂蒙皋句  
若詩小戎蒙伐有苑之屬比屬下讀爲比爾干之比  
孔冲遠云建橐之字或作建皋

十一年傳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註金僕姑矢名南  
宮長萬宋大夫

正義云矢名僕姑其義未聞案姑當讀如括釋名矢  
指也其本曰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姑括  
蓋雙聲又姑似古矢聲之假借士昏禮於是與始飯

之錯鄭氏註古文始爲姑矢又與始聲近也矢或借始而成姑聲耳古文僕形近鏃故字林作鏃鏃云魯矢名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僕疑爲鏃然轉寫旣久不可考矣杜氏以爲矢名亦以意解之。南宮長萬十二年傳皆作南宮萬釋文云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

十四年傳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註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

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圭字下云

宗廟室祏从宀主聲太平御覽

五百三十一

引五經異義

云春秋左傳曰徙室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

所以臧栗主也此宗祏亦疑爲主祏孔冲遠云於廟  
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臧木主咸案後漢書志劉昭補  
註引決疑要註云毀廟主臧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  
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廟  
毀之主臧於始祖之廟祏漢以後用木後漢光武帝紀章懷註引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臧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于坎下正義以爲臧  
在北壁無據

十八年經秋有彗註彗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周禮夏官蝨氏疏引傳服註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  
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皮肉中其瘡如疥  
偏身中漉漉蚻蚻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杜蓋本此

案洪範五行傳

從正義所引

漢書五行志皆以爲蟻生南

越陸璣毛詩義疏亦云蠃在江淮水中似魯不得有  
蠃故劉向以爲蠃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  
魯云蠃猶惑也近舛娛死亡之象蓋由穀梁氏以蠃  
爲射人者故先儒相承爲說惟劉子駿以爲蠃盛暑  
所生非自越來蓋卽大田鄭箋所云螟螣之屬盛陽  
氣羸則生之也故呂覽云又無螟螣高誘註螣或作  
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詩大田鄭箋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釋文螣字亦作或  
州謂螣爲螣音相近也此說得之

傳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註戎來侵魯魯人  
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周禮小司徒賈疏引服氏註此傳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案服說是杜說非也遷權于那處註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編有藍口聚卽那處也那藍聲近音轉而字異耳劉昭補註引杜說則自別爲那口城非是後漢書燕常傳云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蓋卽其地案那與冉同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冉國也冉或作那案國語云冉季鄭姬賈達曰文王子咺季之國也引此年傳註咺與卹皆音奴甘反故那音爲藍釋文作乃多反誤矣

十九年經伐我西鄙註鄙邊邑



西鄙蓋許邑詩闕宮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  
常爲南鄙許爲西鄙

傳而葬於經皇註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正義引宣十四年傳履及於室皇謂寢門闕證此經  
皇亦冢前闕案呂氏春秋載宣十四年傳事作履及  
諸庭高誘註引作履及于經皇據此知經皇非門闕  
之證蓋庭中也周禮冢人云凡有功者居前鄭註居  
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又云帥其屬而巡墓厲居  
其中之室以守之鄭氏注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  
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經皇蓋在塋限以內官  
寺之中也顏師古漢書註室無四壁曰皇杜解未確

二十年傳執燕仲父註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

正義曰服氏亦云南燕伯爵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莊公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索隱引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世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姑姓耳今案左氏莊十九年衛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伐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姓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案范甯註穀梁南燕姑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

姓在晉之北

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註闕象巍也

服子慎曰西辟西偏也正義云辟是旁側之語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殷敦銘曰繼治我西偏東偏惠氏同

王巡虢守註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咸案守當古文宥字之誤說文守篆自華岳碑作𠂔

見郭宗正

宥周伯映彝作𠂔

惠棟以爲宥守𠂔宥

形似轉寫者脫去一畫而成守字耳宥猶勸也卽十八年傳王饗醴命之宥義此傳下云王與之酒泉子之爵是也杜解於傳義不順

二十二年經肆大眚註赦有罪也放赦罪人盪滌眾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賈侍中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此說爲長正義旣疑文姜葬緩而又不從賈說蓋爲杜諱

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註從王事

詩下泉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據此傳證之觀下云王有巡狩鄭說愈確

二十四年經赤歸于曹註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則赤非僖公較矣賈侍中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

逐羈而立赤此說較長孔冲遠以爲賈說無據不知杜更乖也豈盡書之舛誤

傳女贅不過榛栗註榛小栗

榛當作業說文木部業下云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引傳作女摯不過業栗又榛下云木也从木槩聲今本作榛蓋誤案禮記古文作業鄭氏注實似栗而小字林亦云榛木之字从辛木似梓實如小栗杜氏徑以爲小栗與下栗奚別也

二十八年經冬築郿註郿魯下邑

公羊穀梁二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公穀皆作築微范甯註微魯邑酈元水經註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

經書冬築郿公羊傳謂之微案少牢饋食禮鄭氏註古文眉爲微士冠禮註古文眉作麋眉麋微古皆一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註麋與眉同此傳之郿又作麋無異義也杜云下邑亦以意解公羊釋文築微左氏作麋惠氏據京相璠云郿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鄉故微

傳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註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東關疑亦嬖者之姓猶東門襄仲東郭偃皆以其地爲氏如杜解則旣所嬖幸而又置在關塞無是情也

三十年傳鬪射師諫註射師鬪廉也

正義云杜以射師與鬪廉爲一人不知何據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鬪班也射師被執則不得殺子元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不知傳言殺子元則又一時矣服說是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註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顧炎武以爲城小穀爲管仲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云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也見顧氏山東考古錄及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見孟任從之闕註闕不從公

說文云闕閉門也从門必聲春秋傳曰闕門而與之言詩闕宮正義引此傳以爲闕戶拒公故闕爲閉也三十二年傳能投蓋于稷門注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屋上

水經注引服氏注此傳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二說皆未善劉炫以爲能投車蓋於稷門是也正義謂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案投蓋當并車蓋之達常程圍而去之也鄭司農注輪人云札中也程蓋札也案輪人云達常蓋斗柄下入部廣六寸司農云部蓋斗也顧亭林補正以爲有力者乃能投輕物使上亦通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